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七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

宗室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真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繪次禕次蔚次亮

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六王同追封

譙王眞從太祖戰殁無嗣

畢王璋仕周為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不克死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生子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左千牛備身畧陽郡公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恃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剽然鋒未可當正宜以

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鋭須食盡
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
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
兵數萬傅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裴
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郤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
贏千里貞觀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太宗方經略突
厥復授靈州都督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靖破

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户還為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為靖副賊聞兵且至走嶂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速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鬭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絶域之玩海表之珍顧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為也人心無厭當以

誼制之今道宗巳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户以王就第明年召為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其忌而矜功耻為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平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耳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埶儉畏

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乃詔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輿

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
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闉攻安市
城闉毀傳城道宗失部分反為賊據帝斬其果毅傅伏
愛道宗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
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
辭劇就閑改太常卿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
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
薨年五十四無忌等得罪詔復爵邑道宗晚好學接士

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子景恒封盧國公相州刺史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恐不得年頗忽忽憂悵卒于官贈交州都督

永安壯王孝基武德初得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奪官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筠請急攻城絶外援且當有變

時懷恩挾異計紿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彊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彥官師遂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高祖為發哀優賜其家晉陽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贈左衛大將軍及謚無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後降封縣公終陳州刺史曾孫涵

涵簡素忠謹為宗室儁𥴠授賛善大夫郭子儀表為關

內鹽池判官肅宗至平凉未知所從朔方留後杜鴻漸等條士馬倉廩使涵奉牋馳謁肅宗涵既見數奏明辯肅宗悦除左司員外郎再遷宗正少卿寶應初河朔平涵方毋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疏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服除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朱希彩殺李懷仙復宣慰河北還為浙西觀察使居五歲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德宗嗣位以涵和易無所繩舉除太子少傅山

陵副使以父諱徙光禄卿未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累封襄武縣公卒贈太子太保子餶貞元初為饒州别駕妾高以善歌入宫餶因御醫許泳通書坐誅

雍王繪為隋夏州總管子贄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淮陽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武德初例王年十五從秦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賞予良厚討王世充戰多實建德屯虎牢王輕騎致賊遣道

玄伏以待賊至走之轉戰汜水登南坂貫賊陣出其背復引還賊皆靡所發命中王喜以副騎給之每赴敵飛矢著身如蝟氣益厲東都平為洛州總管府廢更授刺史俄為山東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以多見褒黑闥再亂道玄率史萬寶戰下博越滹馳約萬寶繼進萬寶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詔以王兒子名大將而軍進退實在我今其輕鬬若大軍竭馳必陷滹莫如以王啗賊我結陣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玄遂戰殁年十九萬

寶為賊所乘舉軍潰身獨免太宗追悼曰自兵興兒常
從我每見我深入輒克故慕之惜其少遠圖不究哀哉
因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及謚無子以弟道明嗣王遷
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與武衛將軍慕容寶節送
弘化公主於吐谷渾坐漏言主非帝女奪王終鄆州刺
史六世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為人剛略類愈
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敬宗侈宮室

舶買獻沈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為亭何異瑶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坐婞訐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録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為排擠後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為汾州刺史宗閔再逐貶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

少卿卒始漢為中丞表孔温業為御史及漢晚見召温
業已為中丞每燕集人以為榮
郇王禕為隋上儀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長平肅
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内史令翟
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
漁利下皆怨仁杲知之陽言食盡去遣高墌人詭降叔
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譟
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為賊執叔良懼悉出金勞軍委

事於長孫乃克安久之突厥入寇詔叔良率五將軍擊之中流矢道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子孝協嗣孝協始王范陽俄降為郇國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贓抵死司宗卿隴西王博乂等為言於高宗求貸帝不許遂自殺弟孝斌為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子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封隴西郡公歷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户滿四百進右武衛大將軍卒贈秦州都督陪葬

橋陵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弟思誨爲揚州
參軍事子林甫自有傳
新興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職薨贈凉州都督孫晉先
天中爲雍州長史治有名襲王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
改氏厲晉就刑僚吏犇解唯司功參軍李撝從王如它
日晉死哭其尸盡哀姚元崇歎曰欒向儔邪擢爲尚書
郎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勒不悛有盜其馬者

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乃釋去為凉州都督嘯不逞為左右市里苦之太宗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閒道趨長安自明不即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鞫視無異辭遂賜死六世孫回別傳

蔡烈王蔚為周朔州總管生子安哲

西平懐王安仕隋為右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時例
王生子琛孝恭瑊瓌
襄武郡王琛字仲寶木訥少文隋義寧初封襄武郡公
與太常卿鄭元璹持女伎聘突厥始畢可汗約和親始
畢禮之贈遺蕃渥遣骨吐禄特勒隨琛入獻授刑部侍
郎武德初始王歷利蒲絳三州總管宋金剛陷澮州稽
胡多叛詔琛鎮隰州政寬簡為夷夏愛便帑乎儉龔王
例降為公

河間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䝉賊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明年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為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

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絶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荆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

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
安慰其欵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
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
江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皆禀節度將發大
饗士杯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
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
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
衆心為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

遣奇兵絶餽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
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
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
其别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陽走騎窮追
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
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廢更
為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
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徼自

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為憲司鞫詰既無狀赦為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户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為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伎百餘然寛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别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殁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它人所利十四年中飲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及謚陪葬獻陵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騎

帥並隷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子崇義晦崇義嗣王降封譙國公歴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長史有威名終宗正卿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摧擿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茍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武后時遷秋官尚書卒贈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觀閣下臨

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顧外窺今將辭公晦驚遽毀徹之子榮奉吳王恪祀

濟北郡王瑊武德中為尚書左丞例王終始州刺史

漢陽郡王瓌始為郡公進王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

可劫卒以禮遣還左武候將軍代孝恭為荆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壞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免起為宜州刺史散騎常侍薨

濟南郡王哲為隋柱國備身將軍追王子瑗

廬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時例王累遷山南東道行臺右僕射與河間王孝恭合討蕭銑無功更為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職乃以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輔行

君廓故謚也其勇絶人瑗倚之許結婚寄心腹時隱太子有隂謀厚結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瑗懼有變君廓内險賊欲以計陷瑗而取已功即謂瑗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且趙郡王前已屬吏今太子齊王又復爾大王勢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禮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銑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今無詔擅發兵則反矣當須權結衆心若諸

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奈何對曰山東豪傑嘗
為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户夷此其思亂若旱之望
雨王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
之則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詵外連突厥繇
太原南趨蒲絳大王整駕西入關兩軍合勢不旬月天
下定矣瑗從之以内外兵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
覆請以兵屬詵瑗猶豫君廓密知之馳斬詵首詢于軍
曰李瑗與王詵反錮敕使擅追兵今詵已斬獨瑗在無

能為也諸君從之且族滅助我者富貴可得衆曰願討賊乃出敦禮于獄瑗聞之率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誖亂諸君皆詿誤若何從之以取夷戮衆反走瑗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即禽瑗縊之傳首京師廢為庶人絶屬籍

鄭孝王亮仕隋為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

淮安靖王神通少輕俠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興吏逮捕亡命入鄠南山與豪英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

舉兵應太原約司竹賊帥何潘仁連和進與平陽公主兵合狗鄠下之自署關中道行軍總管以萬寶為副勣為長史崇禮為司馬令狐德棻為記室從平京師為宗正卿典兵宿衛王永康郡俄徙淮安武德初拜山東安撫大使黄門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北賊糧盡願降神通不肯受幹請納之神通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不旦暮正當破之以玉帛酬戰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幹曰竇建德俄至而化

及未平我轉側兩賊間勢必危王又貪其玉帛敗不日
神通怒囚幹軍中會士及自濟北餽軍化及復振神通
進兵薄其壘貝州刺史趙君德先登拔堞神通忌其功
止軍不進君德怒詬而還城復堅神通遣兵走魏州取
攻具為莘人所乘引却後二日建德拔聊城勢遂張山
東州縣靡然歸之神通麾下多亡乃退保黎陽依李世
勣俄為建德所虜後與同安公主自賊歸及建德滅復
授河北行臺左僕射從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薨

贈司空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彥孝詧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吏于鄠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彥羸服丐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弃以待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貞觀初爲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喪解荷土就墳躬蒔松栢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歎

勑侍中王珪臨諭服除復拜岷州都督閻遣入党項諭
國威靈區落降從李靖擊吐谷渾詔道彦為赤水道總
管帝厚以利啖党項使為鄉導其酋拓拔赤辭詣靖自
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
若無它我願資糧將復如隋乎諸將與歃血遣之道彦
至闊水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即引兵障野狐峽
道彦不得進為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
詔減死謫戍邊久之召為嬀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初

武德五年同封者孝詧爲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凡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彞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别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

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

孝逸少好學頗屬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時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后擅國入為左衛將軍親遇之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為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遣弟敬猷壁淮陰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傷

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丈
度使薛克搆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
示威挾衆以守則戰有闕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
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
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殺數百人薄暝
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
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抜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
封吳國公威名稜然武承嗣等忌之以譏下遷施州刺

史又使人騰惡語聞上武后信之以嘗有功貸死流儋州薨景雲初贈金州大都督孝同曾孫國貞
國貞父廣業為劒州長史國貞剛鯁有吏才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陜數月召為京兆尹上元初拜劒南節度使召為殿中監以户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治于絳尋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

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而軍中讙謗突將王振乘衆怨紿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為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為正緣儲食腐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辦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

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詔贈國貞揚州大都督子錡自有傳

孝節曾孫暠少孤事母孝始為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與兄昇弟暈相友開元初為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繇東都俟之輒羸服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四遷至黄門侍郎檢校太

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黄阬有狗數百頭習食胔頗為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既還金城公主請明疆埸表石赤嶺上盟遂堅定還以奉使稱指再遷吏部暠美風儀以莊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子少傅武都縣伯卒贈益州大都督暠至太僕少卿暈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游赒人之急累擢給

事中至德初從廣平王東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為回紇鞭之幾死還兵部卒贈禮部尚書孝節四世孫說字巖甫父遇及天寶時為御史中丞東畿採訪使說以蔭補率府兵曹參軍馬燧節度太原辟署少尹遷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復奏為少尹大將張瑤得士心嘗請告未許而自良卒說與監軍王定遠秘其喪前給瑤告以毛朝陽代之然後告喪詔以通王為節度大使授說行軍司馬節度留後定遠自以有勞於

說頗横恣請别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於是擅補吏易置諸將彭令茵者以久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屎中其家請尸不許舉軍怨說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從功恕死免官詔未至定遠謀刺說說走而免定遠召諸將出笥中詔書紿曰詔以李景略知留後召說還公等皆有除諸將欲拜大將馬良輔呼曰安言也不可受定遠懼走乾陽樓召麾下皆不至自投下死說盡斬同謀者乃安擢說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累封隴西縣男說

精于職築天成軍邊備積完晚被疾不能事軍幾亂卒

贈尚書右僕射

齊物字道用天寶初擢累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鏵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遷河南尹坐與李適之善貶竟陵太守還遷京兆尹太子太傅兼宗正卿卒贈太子太師性苛察少恩喜發人私然潔廉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陝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云子復

復字初陽以蔭仕累為江陵司錄參軍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遷少尹歷饒蘇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荊南節度使張伯儀數為賊窘朝廷以復在江陵得士心即毋喪奪為少尹充行軍司馬佐伯儀會伯儀罷改容州刺史兼本管招討使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没為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為姦贓復至誘懷義杖

死流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鑄諭蠻獠收瓊州置都督府以綏定其人召拜宗正卿歷華州刺史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悦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空謚曰昭復吏方鎮所在稱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譏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將軍兼道事舍人容貌瓌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揖贊進止閑華有可觀者

襄邑恭王神符字神符少孤事兄謹高祖興兵神符留長安為衛文昇所囚京師平封安吉郡公帝受禪例王遷并州總管頡利可汗盜邊神符與戰汾東斬級五百獲馬二千又戰沙河獲乙利達官得可汗所乘馬及鎧召為太府卿遷揚州大都督自丹陽度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為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禄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慰問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挾輿以升遷開府儀同三司永

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獻陵子七人並爵郡王例降公惟德懋文暕知名德懋官少府監臨川郡公五世孫從晦文暕幽州都督魏國公垂拱中坐累貶藤州别駕誅子挺捷挺襲封挺曾孫程捷曾孫石别傳從晦祖模仕至德中為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陽賊帥掠諸縣模率衆拒平之稍遷黔中觀察使終太子賓客贈太子太保謚曰敬從晦寶歷初及進士第擢累太常博士甘露之禍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誅從晦以族

昆弟貶朗州司户參軍改澧王府諮議分司東都忌者
重發前坐下遷亳州司馬久乃轉吏部郎中兼侍御史
知雜事出為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賜
金紫歷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節度使又以最就
進銀青光禄大夫卒年六十三贈吏部尚書從晦姿質
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鄲從李景讓裴休善獎目
後進名知人楊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即待
以公輔後果宰相

世祖四子長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神堯皇帝

梁王澄發薨無嗣武德初與二王同追封

蜀王湛生子博乂奉慈

隴西恭王博乂武德初與奉慈例王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特進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紈甘粱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況親戚乎王等昵小人專為不軌先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為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疋以愧

切之然不自克也巢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

渤海敬王奉慈顯慶時爲原州都督巢七世孫戡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即好學大寒擬薪自炙夜無然

膏黙念所記年二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

乃入戡耻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鬬爭

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

元白詩多纖艶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

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彦威表爲

巡官府遷還洛陽卒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櫛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顔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家廟絶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絶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

藩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獘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獘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獘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彊為之説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

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
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
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
漢矯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
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
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垂
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
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

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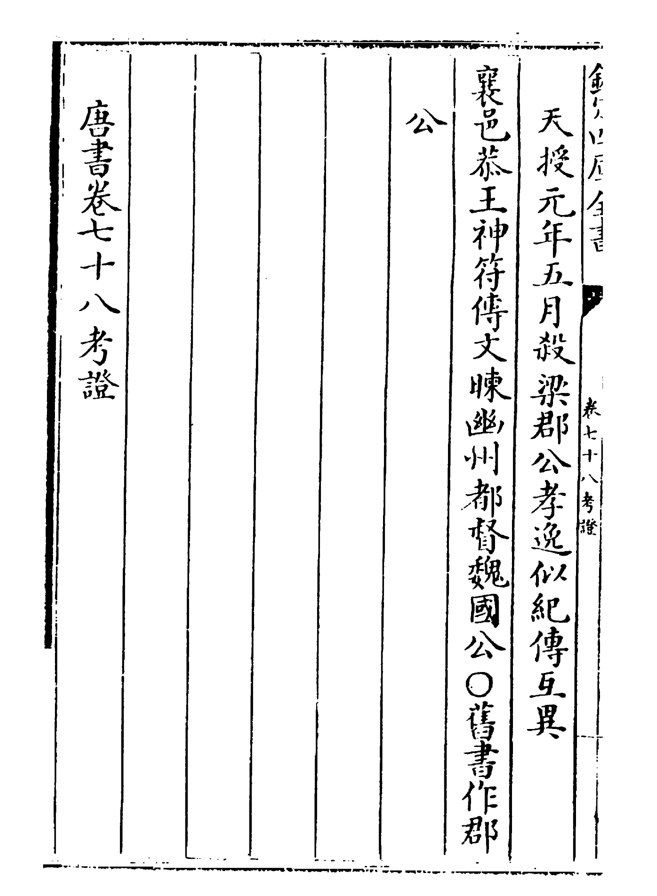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七十八

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長樂郡王幼良傳帝遣侍御史孫伏伽鞫視無異辭遂賜死○臣德潛按舊書帝令宇文士及代為都督並按其事士及慮其為變遂縊殺之

河間元王孝恭傳帝嘉納進王趙郡○沈炳震曰進王者由公爵而進王也今上文拜信州總管似闕中間公爵一層

孝逸傳以嘗有功貸死流儋州薨○臣德潛按則天紀



天授元年五月殺梁郡公孝逸似紀傳互異

襄邑恭王神符傳文㰅幽州都督魏國公○舊書作郡公

唐書卷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七十九至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裘文部

謄録監生臣陶鳴珂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唐書卷七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

高祖諸子

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玄霸元吉萬貴妃生智雲莫嬪生元景孫嬪生元昌尹德妃生元亨張氏生元方郭婕妤生元禮宇文昭儀生元嘉及第十

九子靈夔王才人生元則張寶林生元懿張美人生元軌楊美人生鳳劉婕妤生元慶崔嬪生元裕小楊嬪生元名楊嬪生元祥魯才人生元曉柳寶林生元嬰

隱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門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留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召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從平京師唐國建為世子開府置官

屬又遷撫軍大將軍為東討元帥將萬人狥洛陽授尚書令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詔率將軍桑顯和擊司竹羣盜平之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詔趣原州應接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帝欲其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又以李綱鄭善果為宫官參謀議稽胡劉仚成寇邊詔建成進討破之鄜州斬虜千計引渠長悉官之使還招羣胡仚成與它大帥降建成畏其衆紿欲城州縣者使降胡

撫築陰勒兵殺六千人仚成奔梁師都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縱之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為皇太子勢危甚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說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為人所稱道今黑闥瘵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黑闥敗洺水建成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

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瑗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黑闥帝晚多内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宫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内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内未定秦

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宫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為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嘗怨之會為陜東道行臺有詔屬内得專處決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為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神通已前得不肯與婕妤妄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敎邪佗日謂裴寂曰兒久典兵為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

其傲率家童捽毆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
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況百
姓乎王自辨曉訖不置繇是見疏帝召諸王燕秦王感
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
之為建成游説曰海内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
輒悲泣正為嗔忌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
無遺類東宫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
無易太子意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成見

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典兵而謀簒奪帝寖不悅初帝令秦王居西宮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晝夜往來皆攜弓刀相遇如家人禮由是皇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勅雜行內外懼莫知所從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為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將攻西宮或告於帝帝召建成責之乃流達志嶲州華陰楊文幹素凶詖建成昵之使為

慶州總管遣募兵送京師欲為變時帝幸仁智宮秦王元吉從建成謂元吉曰秦王且偏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安危之計決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遺文幹趣興兵煥等懼至豳鄉白反狀寧州人杜鳳亦上變帝遣司農卿宇文穎驛召文幹元吉陰結穎使告文幹文幹遂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即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謩左衛車騎馮世立欲殺之以薄

太子罪乃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暮勸遂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諫建成損車服輕往謝罪乃詣行在所未至幷官屬徑入謁叩頭請死投身於地不能起帝怒夜囚幕中使兵衛守會文幹陷寧州帝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明乃還宮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幹豎子耳官司當即禽之就使假刻漏之久正須遣一將可辦帝曰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自行還吾以爾為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狹不足為變若不能事汝

取之易也秦王率衆趣寧州文幹為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潁送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内嬖更為建成請封德彝亦陰説帝由是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責兄弟不相容而謫王珪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於遠方然怨猜日結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暴疾 㗳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宫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毋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宫爾亟讓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

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鬩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陜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遞過諸子況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邪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説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

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等勸秦王先圖之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因曰臣無負兄弟今乃欲殺臣是為世充建德復仇使臣死雖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旦日當窮治而必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乃召元吉謀曰請勒宮甲託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入朝事何繇知遲明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宇文士及竇誕顔師古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

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殺之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玄武門閉不得入接戰久之矢及殿屋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衆遂潰帝謂裴寂等曰事今奈何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貳相濟為蕭墻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慰撫之曰朕幾有

投杼之惑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長子承宗為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合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太宗立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詔東宮舊臣皆會帝於宜秋門哭之以子福為後十六年追令贈宇文頴者代人自李密所來降為農圃監封化政郡公性貪昏與元吉厚善故

豫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邪頵無以對斬之

衛懷王玄霸字大德幼辯慧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謚又贈秦州總管司空以太宗子泰為宜都王奉其祀葬並陽泰徙封越更以宗室西平王瓊子保定嗣薨無子國除

巢剌王元吉小字三胡高祖兵已西留守太原封姑臧郡公進齊國總十五郡諸軍事加鎮北將軍太原道行

軍元帥帝受禪進王齊為并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不舉侍媪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鷙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恚命壯士拉死私謚慈訓夫人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

攘斂畜產為盡每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為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元吉密諷民詣闕請乃得歸武周以五千騎屯黄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兵少彊之至則盡沒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賊急攻之遁還并州賊張甚元吉紿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鋭士拒賊因齎寶物攜妻妾夜出委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自是嘗令從秦王征討不復顓軍矣尋授侍中襄州道行臺尚書令稷州刺史秦

王圍東都竇建德來援王以精騎逆戰留元吉屈突通守而世充易之輒出兵元吉設伏刼之斬首八百級禽其將東都平拜司空賜衮冕服鼓吹二部班劒二十人黄金二千斤與太子秦王得三鑪鑄錢累進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時秦王有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喜亂欲并圖之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宮

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為用元吉記室參軍榮九思為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鴆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軍宇文寶寢内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於我何害突厥郁射設入圍烏城建成薦元吉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與

行又籍秦府精兵盂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間密請害秦王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顧望不即西散金帛樹私恵豈非反邪帝不應太子與元吉謀兵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伏將士拉之以暴卒聞上無不信然後説帝付吾國吾以爾為皇太弟而盡擊殺叔寶等率更令王晊密以謀告秦王王召僚屬謀皆曰元吉戾狠使得志且不能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以元吉字合之其文成唐元吉喜曰但除秦王

取東宫如反掌耳為亂未克已復傾奪大王不蚤正之社稷非復唐有秦王由是定計死年二十四子承業為梁郡王承鸞漁陽王承奬普安王承裕江夏王承度義陽王並伏誅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謚後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楚哀王智雲初名稚詮善射工書奕隋大業末從建成寓河東高祖初建成走太原吏捕智雲送長安為隂世師所害年十四武德元年追王及謚母萬貴妃性恭順

爲帝所禮宫中事一一咨決三年以太宗子寛爲嗣又贈涼州總管司徒寛早薨國除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歷魏州刺史爲政威嚴盜賊不發鑿永濟渠通新市百姓利之薨子福嗣降爲公卒子承況嗣神龍中爲右羽林將軍同節愍太子死于難

荆王元景武德三年始王趙與魯酆二王同封貞觀初累遷雍州牧十年徙封荆明年詔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漢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禮潞州都督韓

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則鄭州刺史鄭王元懿絳州刺史霍王元軌虢州刺史虢王鳳豫州刺史道王元慶鄧州刺史鄧王元裕壽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靈夔蘇州刺史許王元祥安州都督吳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齊州都督齊王祐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蔣王惲揚州都督越王貞并州都督晉王治秦州都督紀王慎所任州刺史并功臣令世世襲會長孫無忌等固讓遂廢不行徙鄜州永徽初進位司徒賜實封至

千五百户房遺愛謀反坐免則與往還繫獄時吳王亦
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丐叔及兄死兵部侍郎
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詘天下法遂賜死久之追
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奉慈子長沙嗣降為侯神龍初復
王爵以孫元遜嗣薨無子國除
漢王元昌初王魯累遷梁州都督後徙封漢有勇力善
騎射數觸軌憲太宗手詔誨督乃怨望附太子承乾通
饋謝來朝京師宿東宮嘗有醜語又見帝側有宮人善

琵琶乃曰事成幸賜我承乾許之割臂血盟事敗帝弗忍誅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爭不奉詔乃賜死國除

鄧悼王元亨貞觀二年授金州刺史之藩太宗憐其幼思之數遣使為勞問賜金䤈以娛樂之六年薨無子國除

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貞觀三年薨無子國除

徐康王元禮性恭畏善騎射始王鄭即授鄭州刺史後

從王徐遷徐州都督為絳州刺史有治名璽書勞勉實
封至千户永徽中加司徒兼潞州刺史薨贈太尉冀州
大都督陪葬獻陵三子茂為淮南王餘爵公茂險薄無
行初元禮疾姬趙有美色茂逼烝之元禮切責茂恚屏
侍衛藥膳曰為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為以不食薨茂
嗣上元中事洩流死振州神龍初以茂子璀嗣開元中
為宗正員外卿薨子延年嗣抜汗那王入朝延年將以
女嫁之為右相李林甫劾奏貶文安郡别駕終餘杭司

馬國除永泰初延年增黔中觀察使趙國珍言諸朝詔以其子諷嗣王

韓王元嘉字元嘉始王宋後改王徐為潞州刺史母貽儀宇文述女也寵於高祖既即位欲立為后固辭元嘉以母寵故特為帝愛後出諸子無及者在潞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數慰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貞觀九年更封韓

遷滑州都督高宗末為澤州刺史武后得政進授太尉徙定州刺史以霍王元軌為司徒舒王元名為司空滕王元嬰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靈夔太子太師越王貞太子太傅紀王慎太子太保外示尊寵而内將圖之垂拱中元嘉徙絳州刺史與子譔及越王子沖糾合宗室同舉兵未發會武后詔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諸王曰大享後太后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無種矣乃為中宗詔督諸王發兵沖即以兵五千攻濟州而

諸王倉卒兵不至遂敗元嘉至京師謀泄后逼令自殺年七十詔改氏元嘉魯王越王為𢈔元嘉六子訓潁川王誼武陵王諶上黨公𧈪卒譔黄公工為辭章孟利貞嘗稱其文曰劉隣之周思茂不過也出為通州刺史辭疾歸且謀應越王也諶通音律歷杭州别駕與譔俱死時籍没者衆惟沖譔家書為多皆文句詳正祕府所不及神龍初追復元嘉爵土以第五子訥嗣薨子叔璩嗣歷國子司業薨子煒嗣建中中改王鄆後懿宗以鄆王

即位復改嗣韓王云

彭思王元則字彛初王荆出為𡠗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為遂州都督以冠服奢僭免久之為澧州刺史更折節厲行薨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高宗登望春宮過其喪哭之慟無子以霍王子絢嗣龍朔中封南昌王薨子志暕嗣開元中為宗正卿

鄭惠王元懿始王滕貞觀中出為兖州刺史徙王歷鄭潞絳三州刺史實封千户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寛平高

宗嘉之璽詔褒錫甍贈司徒荆州大都督陪葬獻陵十子長子璥嗣王為鄂州刺史甍子希言嗣開元中為右金吾大將軍再為太子詹事弟簝言生二子曰自仙翺自仙為楚州别駕生夷簡翺為陳留公生宗閔璥弟琳安德郡公生擇言擇言生勉勉宗閔夷簡皆位宰相别有傳時稱小鄭王後亦曰惠鄭王後以别鄭王亮云

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與豳漢二王同封後徙吳多材藝髙祖愛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

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詔納徵女為妃嘗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筈不虚𣪊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歷綘徐定三州刺史實封至千户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

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閉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王文操者與賊戰敗二子鳳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為言元軌廉知之遣使弔祭

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閭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常密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歎曰是非吾等及已嘗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取嬴荅曰汝當正吾失反誅吾以利邪不納進司徒出為襄青二州刺史越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甍六子緒為江都王純安定王餘皆爵為公緒有名譽為金州刺史誅神龍初並復官爵以緒孫暉嗣王開元中

為左千牛員外將軍

虢莊王鳳字秀成始王豳為鄧州刺史俄徙王歷號豫青三州刺史實封千户喜畋游遇官屬尤嫚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為樂薨贈司徒揚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七子長子翼嗣為平陽王薨子寓嗣寓無子爵不傳次子茂融以勇聞垂拱中為申州刺史黄公譔與越王謀舉兵倚以為助時詔諸王公赴東都茂融私問所親高子貢子貢報曰來必死乃稱疾不朝

以俟兵期及得越王書倉卒不能應僚屬勸白其書擢
太子右贊善大夫俄為黨屬所引誅中宗更以鳳孫邕
嗣王娶韋后妹累遷祕書監知隴右三使仗內諸廐從
王汴未幾韋氏敗邕殺其妻送首於朝議者鄙之削爵
貶沁州刺史不事後復爵還户二百累遷衛尉卿夔子
巨嗣巨剛鋭果決略通書史好屬辭天寶五載出為西
河太守坐貲給柳勣支黨貶義陽司馬明年御史中丞
楊愼矜得罪其附離史敬忠與巨善巨坐免官錮置南

賓郡召拜夷陵太守安禄山陷東京𤣥宗方擇將帥張
垍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人曰
小兒詎可使對天子踰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禁中對
合旨帝大悅敕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謂巨曰比
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為相公手打賊者乎
乃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明日謝
帝驚曰何攝為即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方艱難時賊多
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俄兼統嶺南

何履光黔中趙國珍南陽魯炅三節度使事時炅戰數屈詔貶爲果毅以來瑱代之巨奏炅若能存孤城功足補過則何以處之帝曰卿隨所處置巨至内鄉賊將畢思琛解圍走遂趣南陽貶炅白衣從軍其暮稱詔復職京師平拜留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拜太子少師兼河南尹東畿採訪使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然稍自盜没其妃即張皇后從女弟内不睦巨選府縣官備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黨招貨賄撓政事宗正卿

李遵素私張發巨贓事貶遂州刺史會段子璋反道遂州巨倉卒不知所出即迎謁為子璋所殺子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尚執經太學嗣曹王臯薦之貞元二年爲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坐與從甥竇申善貶昭州司馬

道孝王元慶始王漢後徙陳出為趙州刺史貞觀十年徙王授豫州刺史累實封千戶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王數窶乏大臣莫敢言十八年黄門侍郎褚遂良為太

宗從容言之不能行高宗時歷滑州刺史以治績聞數蒙褒賜遷徐沁衛三州刺史事母謹及喪請躬修墳墓詔不聽薨贈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獻陵九子誘為嗣王臨淮為澧州刺史坐贓削爵更以次子詢之子徽嗣終宗正卿子鍊嗣廣德中亦至宗正卿

鄧康王元裕貞觀五年始王鄶十一年徙王始王及徙皆與譙魏許密四王同封累實封至千二百户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交五為州刺史還兖州

都督薨贈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獻陵無子以江王子廣平公炅嗣薨子孝先嗣開元中為冠軍大將軍
舒王元名始王譙後徙王高祖之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問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媪言尚宮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為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及長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史實封至千户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

進資邪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徙
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
名至一革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武后時亶為丘神勣
所構繫詔獄死元名坐遷利州尋被殺神龍初詔復官
爵贈司徒時少子鄅國公昭已卒乃以亶子津嗣開元
中為左威衛將軍薨子萬嗣薨子藥嗣
魯王靈夔篤學善草隸通音律初王魏後王燕為幽州
都督已而徙王實封至千户頻歷五州刺史遷太子太

師垂拱元年從相州坐與越王謀起兵流振州自殺子詵為清河王早夭鵠為范陽王知越王必敗自發其謀得不誅歷右散騎常侍為酷吏所害神龍初悉追復王爵以鵠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也七為州刺史遷國子祭酒開元中遷授汴州刺史河南道採訪使州據水陸都會前後刺史多黷利唯道堅以清毅稱入為宗正卿薨贈禮部尚書子宇嗣從玄宗至蜀為右金吾將軍實應初皇太子子封魯王更封宇為嗣鄒

王弟道邃封戴國公恭嘿自守以脩山東婚姻故事數任清職終尚書右丞

江安王元祥始王許後徙王四為州刺史實封至千户性庸遴所至營財產無猒時滕蔣虢三王皆貪暴得其府官者惡之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元祥魁大帶十圍食兼數人韓虢魏亦鴻偉然不逮也薨贈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獻陵二子晫為永嘉王有禽獸行誅死晈為武陽王餘皆爵公武后時多

及誅皎子叢以幼流死嶺表葬南安人號其冢為天孫
墓中宗立以從子欽嗣王又以皎封絶更取弟子繼宗
嗣既而以郡王不襲降澧國公
密貞王元曉貞觀中為虢州刺史實封至千戸徙澤州
薨贈司徒揚州都督陪葬獻陵子潁嗣為南安王薨子
昂嗣早薨神龍初以潁弟亮養子昙嗣開元五年更詔
元曉再從孫東莞郡公徽嗣徙封濮陽郡王歴宗正卿
金紫光禄大夫

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實封千戶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厮養廵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罝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至親不忍致于法今署下上考冀婉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紿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駡以屨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慙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及親事帳內之半謫置滁州起授壽州刺史徙隆

州復不循法録事參軍事裴聿諫正其失元嬰捽辱之聿入計具奏帝遷聿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武后時進拜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薨贈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獻陵子十八人長子脩琦嗣為長樂王餘爵公垂拱中六人死詔獄神龍初更以少子脩信子涉嗣開元中授左驍衛將軍薨子湛然嗣從玄宗至蜀擢左金吾將軍

唐書卷七十九

唐書卷七十九考證

霍王元軌傳檻車載至陳倉甍六子○舊書作有子七人

鄧康王元裕傳累實封至千二百户○舊書通前一千五百户

滕王元嬰傳神龍初更以修信子涉嗣○臣德潛按舊書以循琦弟循碚子涉嗣而新書表亦作碚

唐書卷七十九考證